

四代相传， 守护一份珍贵乡邦文献

——《三愿堂日记》出版始末

文/图 赵棣

2021年年底，镇江市图书馆经过近两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，印刷出版了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的历史文献《镇江文库》，其中收录了清代镇江名士赵彦偁全套25本手写《三愿堂日记》，引起各方关注。《三愿堂日记》得以梓行，离不开赵氏四代人的坚守，为了守护这份珍贵乡邦文献，赵氏后人付出了太多太多。

《三愿堂日记》是赵彦偁自道光十九年(1839)开始至光绪七年(1881)历经42年的日记，合计25本。赵彦偁，字记楼，号君举，别号辛庵，生于清嘉庆二十四年(1819)，卒于清光绪七年(1881)，清代学者，诸生，潜心经、传、诸子百家，在天文、数学、书法、金石方面研究颇有造诣，著有《小辨斋笔记》《辛庵语》《丹徒碎语》《三愿堂古文仅存》《三愿堂古今体诗》以及《三愿堂日记》。《三愿堂日记》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面很广，有地方典故、治病验方、天文地理、社会文化、读书心得、金石研究、诗词交流、历史记载等等，其中不少记载可弥补史书和地方文献的不足，尤其是对民

间社会学者的介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和考证价值。国学大师柳翼谋对这日记有高度的评价：“赵君举先生绩学功文，见闻无巨细，排日书之……谈艺稽古，覩缕佚闻，旁及民生物力之消息，可备史料。其文字谨严深厚，尤可与越缙湘绮瓶庐日记相颉颃。”原镇江文史专家李植中先生认为《三愿堂日记》是不可多得的乡邦文献，应加大保护力度，曾撰文全面介绍日记内容。

《三愿堂日记》能流传至今，离不开赵家四代人的坚守。第一代赵森甫(赵彦偁之子)利用自己毕生精力，研究整理父亲遗物。将其父所留资料分门别类装订成册，形成《小辨斋笔记》《辛庵语》《丹徒碎语》《三愿堂古文仅存》《三愿堂古今体诗》，合称《积微精舍遗作五种》，《三愿堂日记》则整理装订了13本，本打算逐步出版印刷，但由于年老体弱，体力不支无法实现，临终前因痰喘难以说话，给守在身边的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两个字：“刻书。”

第二代赵鸿谦(赵森甫之子)生活年代时逢政局不稳，战火纷飞，1936年为避战乱，暂时迁居四川，在井研工作生活时他感慨道：“八月沪战起，十一月中旬镇江形势益迫，促迫登轮西行。余行年四十余，终日为糊口所困，未得暇整理，痛哉。”无论在哪里生活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忙着整理先辈的日记，将一张张纸片根据时间，按年代装订成册，将原来的13本扩充到24本。并在1937年通过省立国学图书馆(南京国学图书馆)出版了第一本《三愿堂日记》。为发扬祖父书法艺术的魅力，采用照相影印方式，保留其原貌，日记发行前，赵鸿谦又请当时的国学大师、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翼谋先生作序。赵鸿谦

按照计划准备以后陆续出版发行，因战乱动荡无法实现。

第三代赵凤来(赵鸿谦之子)生活的年代虽然战乱刚刚平息，但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开始了。赵凤来因旧官僚的家庭出身受到冲击，1959年，时年33岁的他携全家从上海被调至新疆，从此以后不断调动，从省会城市到小城市，再到乡村；从北疆到南疆，直至偏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。直到1983年赵凤来退休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镇江，这批资料辗转上万公里最终回归故里。回到家乡后，赵凤来抓紧时间整理资料，将最后一批散页按时间排序装订成册，形成第25本，完成赵彦偁所有日记的整理装订工作。从1983年到1994年历时11年，赵凤来仔细研读日记，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，在这期间，为宣传弘扬《三愿堂日记》，他还撰写多篇文章，引起各方有识之士的重视。

笔者从父亲赵凤来手上接收这批资料后，继续按照父亲的方式，联系、宣传《三愿堂日记》，2014年经考察调研，决定将部分《三愿堂日记》的复印本赠送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保存。

2020年，镇江市图书馆收集镇江历史文化资料拟出版《镇江文库》，希望收录《三愿堂日记》。笔者将家中所有未扫描日记送到图书馆，完成日记的全部扫描工作，并同意《镇江文库》的收录。《镇江文库》编辑部本着《三愿堂日记》作者是书法家，其手迹就是艺术品的理念，直接采用扫描件印刷的方式将全部25本日记列入《镇江文库》印刷出版。2021年，亦即距《三愿堂日记》问世140年，这部镇江乡邦文献终于全部出版了，幸哉。

用心阅读家乡

文/王荣

我早已迈过“知天命”的年龄，从出生至今，一直就生活在镇江，所以对家乡故土的情结，没有背井离乡的阴郁，也没有衣锦还乡的豪迈，不是轰轰烈烈的，只有平平淡淡的。伴随着一个个日出日落、一次次潮涌潮退，城市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，自己也与这座城市一起同行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改变。

1986年，镇江被公布为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，镇江便又拥有了一张沉甸甸的、引以为豪的“城市名片”。但作为一名普通市民，其体会与感触莫过于来自衣食住行，或许是儿时玩耍的地方，或许是每天匆匆行路时来不及在意的建筑，又或许是语文课本上描写镇江的诗词文章。

一城山水一城诗，镇江收获了诗人的灵感，我记住了镇江的悠远与意境；《华山畿》《水漫金山》《天仙配》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、凄美哀怨的爱情故事，我懂得镇江是“小城大爱”；读书台、文宗阁、梦溪园，《文心雕龙》《梦溪笔谈》《老残游记》，我由衷地赞叹，镇江是个“读书的好地方、写书的好地方、藏书的好地方”，是一座有书卷气的城市。

我“阅读”着镇江，触摸着文化的根脉，体会着历史的远近，从字里行间汲取了营养。但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我决心“行走”在“名城”，用脚步去追寻和欣赏岁月留下的印痕。几年来，闲暇之余，我也不知走过多少街巷小道、古迹遗存，九里街、丁卯桥，焦山古炮台、南山招隐寺，大港的伯先故居、黄墟的冷通纪念馆，平昌新城、宝堰老街，处于闹市的唐老一正斋、荒落在郊外田间的王家花园。

每一次都有感动，每一次都有收获。我记得，有一次走在大西路上，突然萌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——“大西路的秋季，有一种惊鸿一瞥的美丽。踩着梧桐的落叶，仿佛从厚重的历史中漫步而来，城市的风景，又有一种肃降的含蓄”。这是镇江的历史和文化给我带来的心灵体验，让我心潮起伏，难以平静。我陡然间觉得，自己有责任讲述好“镇江故事”！

2011年，我开始撰写文章，冷御秋、茅以升、陈光甫、陈邦贤、江苏省农民银行、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、镇江火柴厂、中华职教社创办的蚕种场……一个个、一桩桩、一件件遗忘或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、往事或物件，从我的笔头，走上了报纸、杂志、网络，活跃在墨香文字间。《镇江日报》“西津渡”，《京江晚报》“名城”，《镇江政协》“史海钩沉”等栏目，还有《工商史苑》《团结报》《中华职教社社讯》等刊物，发表了我撰写的有关镇江文史的稿件近百篇。我曾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、民建镇江市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、丹徒政协文化文史委委员，通过这些平台自己有机会为“名城”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时光在悄悄地流逝，我从中捕捉着“名城”的变化，无论是江海之门、米芾书法公园、金山湖、航空产业园的“闪亮登场”，还是五峰山大桥、长山薰衣草庄园、心湖中学、黄墟殷氏宗祠的竣工交付，不仅便捷、丰富了市民今天的物质文化生活，还是在改变着城市、书写着历史、积淀着追求，或将成为明天永远的追忆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在建设好“山水花园城市”的同时，保护好、传承好“名城”的“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、一山一水”，将城市的“前世今生”有温度、负责任、更精彩地“讲下去”，不失“古城”之韵，不负“名城”之誉，不乏“新城”之美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因能“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且能时尚、自由地享受生活，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努力、日新月异的的城市变化感到骄傲。

